擬態:藝術現形記

第一場「掩目:以美之名」

Mimicry: Art Unmasked

Session I: Eye Covered: In the Name of Beauty

<sup>與會者 |</sup> Participants 白適銘、何子凌、吳順令、楊子強 Shih-Ming Pai, Michelle Ho Tze Ling, Shun-Ling Wu, Chee Kiong Yeo

<sup>1</sup> 本文為 2017 年朱銘美術館「擬態:藝術現形記」座談會紀實,研究部執行編輯整理。

## 座談會簡介

2017年由朱銘美術館策劃的「擬態:藝術現形記」座談會,邀請臺灣與新加坡兩地藝術家和學者,以「美」爲主軸,借用生物界「擬態」的意涵,討論主流文化主導下的「美」,對個人乃至社會在價值判斷及身體形塑上的影響。此次座談會藉由「掩目:以美之名」以及「越界:跨越權力框架」兩個子題的延伸,探討藝術如何讓「人」在社會中生存的各種「擬態」現出「原形」,並藉此思考藝術對於人的核心價值。

第一場「掩目:以美之名」,和生物界相同,人也會爲了生存而「擬態」。只是「以美之名」從外而內,從生理到心理地改造自己;或「以美之名」區分出你我之間的不同,進而排斥他人,框限自己。藉「掩」蓋自己的視線,或透過縫隙窺視,人形構出「美」的典範。而藝術,作爲一不安分角色,則不斷試圖衝破那被制約的典範。從此來討論藝術中美(或美學)的價值判斷,其判定標準如何隨時代改變而受牽引?藝術家又是透過甚麼樣的媒介揭發「美」的眞相?

第二場「越界:跨越權力框架」,藉由約翰·伯格(John Berger) 所揭示在「男人注視女人,女人看自己被男人注視」背後涉及的權力 因素,以視線及其劃分的界線開啓討論。外在目光的投射,往往左右 我們觀看及對待自己身體的方式,在構成自我檢視機制的同時,也於 無形中蔓延出一條界線,將不合乎標準的他者劃分在外。埋藏在觀看 視線下的,是多重權力的交會,涉及國族與性別等不同族群特質。而 在觀看方式變得益發複雜的現今社會,這條界線是被什麼權力所架構 或排除而劃分出來的?藝術又該如何「越界」,突破觀者的盲點,彰 顯集體社會主導下「美」的權力結構?

## 第一場——掩目:以美之名

**主持人**:這次座談會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臺灣、新加坡兩地的藝術家與學者,就「美」這議題來做探討。首先,有請我們第一場次的主持人吳順令教授、雕塑家楊子強老師,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白適銘教授,還有遠道而來的貴賓,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美術館何子凌館長,一同向前就座。何子凌館長將會以英文的方式做發表,我們現場有邀請翻譯爲在場來賓做簡單的中文翻譯。我們就掌聲歡迎吳教授來幫我們開始第一場次的主持,謝謝!

**吳順令**:歡迎大家今天的蒞臨,今天這場座談會討論的題目,來自子強兄的一個展覽,他這個展覽試圖反思人類對美的看法,及美所衍伸出來的一些問題。這個題目叫「擬態」,「擬態」是取自於大自然的一個現象,大自然會有這個「擬態」現象,至少有兩個原因,一個是弱者的自衛,一個是強者的掠奪,弱者爲了求生存,必須「擬態」。就像海裡的貝殼,還是路上行走的變色龍。

強者的「擬態」是爲了能更輕易的掠奪,就像一些政治人物, 鼓其簧舌,說了一堆謊話,爲了就是選票。一些生意人透過過度的 包裝,誇張的廣告,想盡辦法就是要掏你口袋裡的錢,在競爭的場 合,雙方也都是想盡各種辦法欺騙,「瞞天過海」、「聲東擊西」、「能 而示之不能,用而示之不用」,就是要你產生錯覺,讓你做出錯誤的 判斷,來一個「出其不意,攻其不備」打敗你。所以,「擬態」的現 象放在人類上來講,其實跟生物界也很像。但人類跟大自然的「擬 態」有一個不一樣,就是人類愛面子,爲了愛面子也會「擬態」。人 類愛什麼面子?簡單講有三種:第一是經濟地位,第二是文化地位,